

厝边话仙

早年间,谷舂是闽南乡村常见的一种碾米工具。它形似石磨,但材质比较特别,是用竹篾编织而成的。

谷舂通常由“上座”“下座”“舂手”“舂钩”组成。其中“上座”通过人力推拉能顺时针转动,稻谷随着转动脱壳,得到的就是糙米。谷舂的“下座”是固定的,由“舂盘”“舂脚”和“舂心”构成,其中的“舂盘”是谷舂的座盘,通常用竹子或木头做成。通过“上座”脱壳的糙米都会落进“舂盘”,之后才汇集到箩筐里。“舂芯”是谷舂的轴心,由一根坚韧的圆形杂木制成,可以把上下座谷舂连成一体。

记忆深处的谷舂

□郑文庆

20世纪60年代,乡村人家加工大米仍是靠人力。就像我家每次都得把晒好的稻谷倒进谷舂,再将稻谷剥壳后放进石臼中春打,最后才能获得白花花的米。父亲过去总说推拉谷舂是个技术活,需要掌握好力度和节奏。若是推拉得太急,“上座”转得过快,稻谷容易被碾得太细,会失去原有的口感。而推拉得过慢,效率太低,很耽误时间。因此使用谷舂大多是家里有经验的长辈,他们能凭借多年累积的经验,把控谷舂的转动速度,不仅效率高,也更省力,还能让碾出的糙米颗粒饱满,较好保留稻谷的香味。

过去谷舂的使用频率,反映着当年收成的好坏。因此秋收过后,若是村里的谷舂日夜“运转”不停,乡亲们也不嫌它们的声音吵,反倒听见了都是喜笑颜开。有些人家里没有这个工具,便会扛着几袋稻谷去找左邻右舍帮忙。那时经常能看见几家人共用一个谷舂的场景:大人们轮流推拉“上座”,孩

子们则跟在一旁帮忙,要么递谷入舂,要么捡拾散落的谷壳。大人小孩的欢声笑语,混着谷舂转动的声响在庭院里久久回荡,满是烟火气与邻里温情。

正如宋代大诗人陆游在《夜投山家》中写的那句诗“房杵深深绩火明,垣屋萧萧舂谷声”,我如今仍会想起母亲背着弟弟,两手握着“舂钩”的把手,身体一俯一仰地推着“上座”的样子。谷舂发出的沉闷响声好像催眠曲,很快就将闹觉的弟弟哄睡了。那时的我已经开始帮父母分担家务,不用上学的日子,我经常给父母搭把手,比如他们休息时接手继续推拉谷舂。不过当时个子矮且力气小,我往往推拉几个来回,就累得气喘吁吁。可一想到用谷舂碾出的米能煮香喷喷的咸饭和地瓜粥,我又会咬咬牙继续坚持,盼着能多碾些米。

现在,电动碾米机早已普及,谷舂很少再被家用,不少人家把它闲置在仓

库或墙角,渐渐积了灰。一些谷舂也“走”进了民俗展览馆,换一种方式为访客们“讲述”过去的故事。



(CRP图)

每日佳句

坚持,是一种强大的力量,它能让迷茫的人看见希望的光芒,也能让没有目标的人渐渐找到方向。

微观百态

乡村“匠客”

□徐仁河

以前,老家那些匠人踏进我家的院门是有规律可循的,因为他们的活计总跟季节有关。

岁末年初,裁缝师傅就经常来我家,他一脚跨过门槛,一进屋就开始跟我母亲商量要做的衣服件数,接着又会抓紧时间帮一家老小量尺寸。几天后拎着新衣服上门,裁缝师傅还随身带着烫斗和熨斗。烫斗是一块不大的三角铁,插在炭火里,等烤热了就能给衣服“烤边”。熨斗则是在它的“腹中”装进炭火,之后往衣服上喷点水,就能用熨斗将它熨平整了。之所以我记得这么清楚,是因为童年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,看见裁缝师傅使用烫斗和熨斗,总觉得很新奇。

开春后,桶匠和篾匠就一前一后上门来了。桶匠会把我家的破旧水桶、放秧苗和装鱼货的盆修复好。篾匠的活计则多一些,修补和新做的不少,有斗笠、簸箕、篾席、蚕匾、粪箕和菜篮。这些器具都要赶在雨季和鱼汛到来之前做完,篾匠只得连续几天来我家。但他从不嫌多,每次都是麻利干活,孩子们凑近聊天,他也会笑咪咪地回应。有次他还腾出手给我做了一个“虾笼”当玩具,让我高兴了许久。

秋雾浓重的季节,是木匠和砖匠开始忙活的时候。谁家的谷仓需要翻修,哪家的牛圈要修补,都得请他们来处理,村里一些人家打算盖新厝,也需要请来木匠和砖匠。为了赶工时,这些匠人有时会一起上阵,比如砖匠砌墙时,木匠就在一旁刨梁。若是有人家要办喜事,需要添置樟木箱子、梳妆台子、脸盆架等物件,请来的就只有木匠。我父亲也会做木工,过去农闲时,他就上门帮人打家具,或是给盖新厝的人家当帮手,借此赚些钱补贴家用。不过因为接了别家的活,父亲有时便顾不上自家的事,若是家里的屋子、鸡棚要维修,反倒得请别的木匠上门处理,因此母亲还常抱怨说赚的钱左手进、右手出,得不偿失。

入冬后要“补冬”,得杀猪宰羊,杀猪匠一下就变得“抢手”了。过去来我家帮忙杀猪的牛二伯,总得父亲三催四请,他才会上门,每次来还带着一大帮徒弟。母亲把养了一年的猪赶出圈,牛二伯便拿着一根长铁钩勒住猪的颈部,将它拖上“屠凳”,待父亲把鞭炮点燃,再一刀砍下去。眼看猪血喷涌而出,徒弟们立马拿着大盆去接。听牛二伯说杀猪的第一刀尤为关键,一刀下去让猪血流干净了,肉质才鲜嫩。如果猪血多得装满一大盆,还有另一层深意,代表着主人家之后的日子能过得红火、兴旺。牛二伯每次杀完猪,就在父亲的陪同下坐在堂前八仙桌旁喝茶,剩下给猪去毛剔足、开膛剖腹的小事则交给徒弟们去料理。等吃了“补冬”的猪肉,我又会在心里算着时间,估摸着做新衣的裁缝师傅又该上门了。

日子就这样随着匠人们的脚步流走着,冬去春来,夏尽秋至,烫斗的炭火、篾丝的清香、刨花的木屑、杀猪的喧闹,轮番在农家庭院里“上演”。如今老家的匠人少了,可那些带着温度的物件和记忆,还留在旧屋的角落,就像母亲偶尔翻出的旧衣服,衣角还留着当年烫斗烤过的痕迹。

《泉州文学》2025年第六期

(总第335期)

小说天地

狼 狈
成人礼
缘分在天

秦志强
黄子午
王剑锋

散文荟萃

草原苏醒
《禅鸡冢碑》的笔底乾坤
知交——何乔远与张暨
渐行渐远的母亲
故乡印记
盐卤豆腐和远行的沙鸥
时间是家乡的
观 蚁
阿祖的房子

安 宁
李德谦
黄燕红
阿 皮
石庄甜
会 钧
王富贤
李永峰
郑妙玲

诗歌在线

●纸上高处

我的出生地(外二首)
奥数诗数(组诗)
惠安石雕交响曲

崔子川
庄振加
王向阳

●刺桐风格

时光的使者(组诗)
只需这一棵树(组诗)
曹植井
摄影笔记
秋 雨(外二首)

洪淑霜
五 毛
曹植井
黄俊涛
乔志兵

●诗意短制

周南荻 陈传通 苏良煜 苏银霞

散文诗苑

面对老屋,我心颤颤巍巍(五章)

黄志雄
郭永仙

2025年“英林心·心作家”研学营作品选辑

未 冷
你照亮了我
家 务
木之舞
追忆那缕桂花香

姚静榆
刘烨彤
李珠宁
刘子雯
杨丽婷

文学评论

从冷峻神秘到暖意写实
历史书写的藏锋笔法与非典型叙事

张 陵
杨秀晖

积善成德 以爱传家
面向虚无的存有:论李秋沅的荒楼书写

陈忠坤
林初晴

拷问幸福

唐宝洪

空间异梦与诗性海洋:关于陈春成及《夜晚的潜水艇》

刘子墨



纱巾花

□潘朝红

人到中年,生活渐趋素简,衣橱里只剩黑白灰的套装,头发偏爱散开披在肩上,也不再随意折腾造型,一半是懒,一半是怕出丑的怯。可骨子深处,我对“美”依旧向往,脑海里不时还会浮现自己年少时花枝招展的样子,那时的我总是身着彩裙,头上还戴着亮色的“纱巾花”。

“纱巾花”不是花,而是一块方正如红盖头的纱。它的颜色五彩缤纷,不少还嵌着横竖金线,阳光一照,闪烁灵动,柔媚中透着炫彩。由于外观亮眼,质地柔软,早年间它是不少爱美女子的心头好,平时走亲访友或进城赶集,女孩们常会系上一条纱巾,小山村也因这一抹抹绚丽显得鲜活而喜庆。

我的母亲也爱美,过去家里的角一落都被她精心布置,绣花门帘、细格子床围桌布,处处藏着用心。我则是母亲精心装扮的“小公主”,她每天都会变着花样给我绑发辫,还时常琢磨用不同的东西给我做发饰。记得有

一次,母亲进城归来,给我带回一条红色的纱巾,看着如同一簇炽热燃烧的火焰,我当下就像得了宝贝,之后出门都要带着它。和小伙伴们玩耍时,也把这条纱巾拿出来当“道具”,有时顶在头上扮新娘,有时将它围在腰间当装饰。母亲见我对这条纱巾爱不释手,提议将它做成花当头饰。我纳闷这么一大块纱巾怎么变成花朵?母亲没多解释,只是让我伸出两根食指,接着把纱巾对角将直,再将它缠绕在我的手指上,最后巧妙地绑一个结,好似转眼间,一朵娇艳欲滴的红花便“绽放”在我眼前。等母亲把这朵“纱巾花”系在我的发辫上,我立马跑去镜子前摆造型,脸上笑得眉眼弯弯,心里也被幸福感填得满满当当。

从那以后,“纱巾花”成了我的心爱之物,上学时总要戴着,还因此收到

不少同学的羡慕目光。没过多久,一些女同学也模仿我开始将纱巾做成花戴在头上。我不仅跟母亲讨教折“纱巾花”的技巧,还自己琢磨出不少新花样,有时是拿两根树枝当支架,然后把纱巾往枝上绕几圈,扯得紧实一些,可以做成一朵小巧的“花”,而把纱巾绕得松散一点,便能做出一朵硕大的“花”。我有时帮堂妹表姐妹们扎头发,也往她们的头上戴自制的漂亮“纱巾花”,看着她们因“花”变得娇媚动人,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

如今,戴“纱巾花”的潮流已成过往,可我对它的喜爱从未消减。有次刷视频时看见一位博主晒童年物件,其中有一样是“纱巾花”,我反复观看了几次,心里又蠢蠢欲动了。想着再“明循”一次吧,于是翻出抽屉里珍藏的旧纱巾,学着母亲当年的手法做了一朵“纱巾花”,把它系在发间,再照镜时我仿佛一下回到童年,感觉那份简单的幸福也依旧在心头暖暖流淌。

酸甜苦辣皆是营养

□王 吟

人生百味,如同厨房里的四格调料盒,酸甜苦辣,样样俱全。我常想,若少了其中一味,这日子该多么寡淡。酸是最先尝到的滋味。记得那年我失恋了,整颗心就像泡在陈醋里,酸得发疼。夜里睡不着,便爬起来吃酸梅,一颗接一颗,酸得龋牙咧嘴,眼泪直流。母亲瞧见了没有劝我,只说:“酸梅吃多了容易伤胃,想吃酸的,我给你做。”于是隔天,她便给我熬了一锅番茄汤,一碗热乎乎的汤喝下去,心里那股酸劲竟然也消散了大半。后来读到苏轼写的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,我才明白有些心酸事,其实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场小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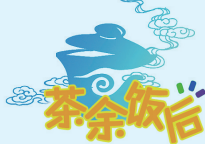
甜味来得最是珍贵。去年冬天,邻居李婶送来一罐自家酿的桂花蜜,我舀一勺冲水喝,甜味好似从舌尖一直暖到心底。那滋味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考了第一名,拮据的父亲特地买了一块奶油蛋糕当做奖励,我舍不得吃,就小口小口地抿着,让甜味在嘴里慢慢化开。后来生活条件变好,甜食随时能吃,我却觉得再难尝到当年的滋味。也难怪晏几道会说“当时明月在,曾照彩云归”,看来有些甜,只和特定的时光、特定的人绑在一起,之后再尝就找不到当年藏在甜里的期盼与欢喜了。

苦辣最是难以下咽。去年有次感冒咳嗽严重,我每天都得喝一碗黑乎乎的中药,那味道苦得不行,即使捏着鼻子灌下去,也被苦得浑身打战。跟邻居阿婆聊天时说起这事,她便教我含颗冰糖再喝药,没想到这个方法果

有效。这事让我想起刚毕业那段时间,天天为找工作而奔波,鞋跟都磨平了。但现在回看那些日子,当年吃过的苦,其实都成了垫脚石。那些奔波的疲惫、碰壁的失落,慢慢沉淀成底气,也使我后来的每一步都走得更稳些。如同喝药时含着冰糖,再苦的路,咬着牙一步步走过来,终会品到苦尽后的回甘。

辣味最是刺激。之前为了赶项目,我连续一周熬夜加班,晚上都要吃一碗辣椒酱拌饭来当夜宵提神。红辣椒切碎拌在白米饭里,一口下去,辣得额头直冒汗,眼泪直流,却也瞬间驱散了困意。可项目结束那天,我再吃辣椒酱拌饭时,反倒觉得浑身舒坦了。原来辣味就像生活里的冲锋号,能在你疲惫懈怠时猛地刺激一下神经,推着你咬紧牙关往前冲,等闯过难关回头看,也成为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如今,家里厨房窗台上摆着几个玻璃罐,分别泡着青梅、蜜枣、苦瓜和辣椒。阳光照进来,那些食材在汁水里浮浮沉沉,我觉得这也像极了自己浸泡在生活里的样子,酸会变甜,苦能回甘,辣终将化作暖意。还有一次煮粥时,我不小心打翻了调料盒,酸甜苦辣混作一团,我索性全撒进锅里,尝了一口,竟别有风味。我不由得感叹所谓的人生百味,或许就该是这样混杂着品尝。就像李清照说的“此情无计可消除,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”,各种滋味在心头交融,最后都会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。



借 口

甲:“我们好久没见了,什么时候碰个面啊。”

乙:“我最近在减肥,等我瘦了就来找你。”

甲:“其实你不想见面,可以直说的。”

不接受

顾客去路边小店买水,问老板:“这瓶矿泉水多少钱?”老板答:“两块钱。”顾客指着水瓶上的字,又问:“瓶子上面写的建议零售价不是一块钱吗?”老板立马说:“可我不接受这个建议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